



SHORT CLASSICS

短经典

Vassilis Alexakis

PAPA

爸爸

[法国] 瓦西利斯·亚历克萨基斯 著 刘璐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Vassilis Alexakis

PAPA

爸爸

[法国] 瓦西利斯·亚历克萨基斯 著 刘璐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7-3765

PAPA

by Vassilis Alexakis

© Editions Stock, 201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爸爸 / (法) 瓦西利斯·亚历克萨基斯著; 刘璐译.
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7
(短经典)
ISBN 978-7-02-012831-0

I. ①爸… II. ①瓦… ②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法国-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07014 号

总 策 划 黄育海
责任编辑 甘 慧 何家炜
装帧设计 张志全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 70 千字
开 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
印 张 3.25
插 页 3
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978-7-02-012831-0
定 价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献给让-马克

前 言

我不是一个懒人。像所有移民一样，我不得不努力工作，以对得起让我容身的法国。学法文也让我费了很大功夫。语言很像是要求很多又很爱吃醋的老情人。在我最初几本用法文写作的书里，我很少提及希腊：我尽量避免回忆过去，好让自己在这里更好地被接受。的确，我和法文的关系有了一些进展。现在，即使我在希腊待上一段日子，它也不会闹我，在我重新回到它身边的时候，也不会为难我。语言最终适应了我，就像我当初适应它一样。

我不否认，每隔一段时间，我就强烈感觉到需要在床上躺上一天——或者两天，很少很少的时候要三天。我在这段时间并不是什么都不做：我会喝咖啡，做些白日梦，抽抽烟，然后看着袅袅的烟雾上升到天花板。像这样无所事事还有看着天花板发呆对我的工作很有帮助，做这些事情能让我静下心来，好好思考我小说里的主人公，靠近他们，触碰他们。总之，哪怕是我什么都没做，我也会假装自己在工作——而且是高强度的工作，以至于我从床上下来的时候，经常是筋疲力尽。

我小的时候就对我的床很着迷。我总是告诉大人自己好累，为的就是能够获得批准，到床上躺着。床给了我全身心做自己最爱的

事情的可能性，阅读和画画。我常常读一些侦探小说，连环画，也画一些长相邪恶的人物，还有穿彩色裙子的吉卜赛人。我记得还画过一个在雨里穿行的金发女孩。我那时候就已经梦想来法国了吗？我不确定，但我深信，如果我小时候再体弱多病一点儿的话，会读更多的书。多亏那次阑尾炎手术，我才读了《呼啸山庄》。如果我的手术再大一些，或许我就读了《悲惨世界》或是《神曲》。

我对爱情游戏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它们是在床上进行的。我是不是恋上我的床了呢？是的，至少，我恋上的是我的枕头。它给予我灵感，让我每晚都能够重新塑造属于我但又不完全是我的那一张脸。

目 录

001	前言
001	爸爸
013	亚尼纳的女儿
025	标本师
039	决赛
047	摇摆马
059	美丽的伊莲娜
071	普拉蒂尼的任意球
075	左嘉
085	阿拉斯加鳕鱼
089	镊子
095	热气球

爸 爸

在文森树林的树荫下，我正在安静地读报纸，突然传来了一个小孩儿的声音：

“你要过来玩球吗？”

这是一个差不多七岁大的小男孩儿，金黄的头发卷卷的。

“哦，”我犹豫了一下说，“其实我并不太想踢球。”

“那太可惜了。”小男孩儿转过头，背对我，踢着他的球慢慢走远了。

他邀请我一起踢球，还让我挺惊讶的。他看起来有点无聊。这个时候，树林里几乎没什么人了，在我附近，已经完全看不到人影了，除了这个穿着彩色及膝长袜的小男孩。

太阳快落山了，已经隐约可以感受到夜晚的凉爽。我重新开始读报纸，看看体育版，没什么关于足球的，我瞧了瞧最近的新电影，又跳到经济版面，最后，我的目光锁定在“伏尔泰大道上的枪击案”。

我快读完这篇新闻了，突然，同样的声音又想起：

“我饿了。”

小男孩站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，左脚踩在足球上，眼睛盯着

地面。他的小脸很俊俏，不胖不瘦，睫毛长长的，头发完全遮住了额头。

“你应该去找你的父母。”我对他说。

他看着我的眼睛，突然笑了起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的笑让我有点不快，我收起报纸，站起身，提了提上衣的拉锁，“好，我要走了，再见。”

我还是犹豫了一下，没马上动身离开，我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；可是，他的父母在哪儿呢？天马上就要黑了。

“你不去找你的父母吗？你是跟你妈妈来的？”

“什么呀！是我们一起来的呀，爸爸！”

我看了他一会，不知道要说什么好。他也不笑了，眼睛无辜地盯着我看。我尽量让自己温柔地对他说：

“你是叫我爸爸吗？”

他似乎对我的问题不感兴趣，“我们走吗？我冷了。”

“天啊，你要我带你去哪儿啊？”

“回家啊！”

他几乎是喊出来的，像是被我的态度激怒了。

“听好了，小家伙，”我对他说，“你可别闹脾气，否则，我也要生气了。我可以送你回家，不过，你得告诉我你家在哪儿啊？你这么小，不应该是自己来树林的，对吧，告诉我，你跟谁来的？”

“和你呀，爸爸！”

他是疯了吗？有这么小的疯子吗？或许，这只是一场恶作剧？可是，这是什么样的恶作剧呢？他自己在树林里迷路了，很好解释他来到我这儿，因为旁边没有任何人。如果旁边有个保安，我也能

问问他该怎么办，可是没有啊。

“我们向那边走，”我对他说，“没准儿还能碰到什么人。”

他跟在我后边，走得很慢，因为我听到他偶尔小跑几步追上我。我脑子里想着以前别人跟我讲过的关于小孩儿走丢的故事，眼前突然浮现出一个画面：一个小孩子在黑夜的深处遥望着一扇有亮光的窗户，我停下来：

“你应该就住在附近，你自己来的树林，对吧？”

他左胳膊夹着足球，右手拿着一根树枝。

“说话呀。”我快没耐心了。

“我冷了，爸爸。”

我能感觉到他好想让我把他抱起来。我脱下外套，给他披在肩上。双膝跪地，和他平视着。

“我不懂为什么你叫我爸爸，我不是你爸爸。我才二十二岁，二十二岁是不可能有你这么大的儿子的，懂吗？”

我们继续走着，我还是看不到任何人。我应该拿这小孩怎么办呢？他爸妈应该是回家了，他们有可能已经报警了。

“你住哪儿？你知道你家那条街的名字吗？”

“加布里埃尔街。”他回答的声音几乎听不见。

我希望他没有弄错，加布里埃尔的确听起来像一个街名。

“好，太棒了，我们一会儿打一辆出租车。”

我们继续走着，我在前，他在后。天上还残留着一点儿光亮，但树林里几乎已经全黑了。我感觉，刚才还清晰听得见的城市的声音变得微乎其微了，是走错方向了吗？希望不是，我们一会儿一定要找到马路和一辆出租车。我已经能想象得出他爸妈见到我们一定

特别高兴。我希望他们能给我报销出租车费。不管怎样，能摆脱掉他们的儿子，我会很高兴的。

“我们马上就到了。”我对他说。

他听到我讲话了吗？我向右一瞥，发现树丛中间停着一辆没有打任何灯的车。我想象一对情侣正在车的后座上做爱。我也有点冷了，离车差不多五十米开外，就到柏油马路了。

“我们就只能等了。”

他坐在马路沿上，开始吮大拇指。

“你累了吗？”

他点点头，又看看马路对面绵延的树林。我回家之后该做什么呢？我会吃一个炒蛋，然后上床睡觉。如果我还有勇气，我会躺在床上复习下文学课，还要听听广播什么的。总之，我要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。如果这小孩家没人怎么办？那我就把他交给门卫或者警察。就这么办。来车了，是出租车！

“来车了。”他也一下子跳起来。

我向司机挥手示意，他没停，车里已经有一个乘客了。路灯刚刚亮起，差不多每三十米有一盏，灰蒙蒙的灯亮照不清楚什么东西。小男孩一直站着，等着下一辆车的出现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我感觉他有点异常，他的嘴唇抖着，突然向我怀里扑来，球也滚到了地上，他的两只小手紧紧地抱着我，好像在哭，我摸了摸他的头。

“你不想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？”

“可是，爸爸，你知道我的名字啊！”

他真的哭了。

出租车！啊，终于有车停下来了，我赶忙捡起地上的球，抓起小不点儿的手，跑向出租车。

“加布里埃尔街。”我对司机师傅说。

如果他假装不知道怎么办？如果这条街不存在怎么办？我心里乱打鼓。还好，司机什么都没说。车启动了。我的心放到肚子了，坐得也舒服了。小男孩把头枕在胳膊上，斜躺着占了后座一半的位置，闭着眼。我把他的球放到我的膝盖上。车向北驶去。过了圣芒德，我们上了环路，继续一路向北。现在离我家越来越远了，唉，真倒霉。车的仪表盘上显示的时间是二十点二十二分。

车在丁香门出了环路，我们绕过转盘，终于进了巴黎市区。小男孩直起身来，透过车窗向外看。我好想问他，“你认得出这个地方吗？”可是话到嘴边还是咽下去了。车向右转弯，我试着看清街名……没错，就是加布里埃尔街！

“你家房子在哪儿？”

“就是那儿，有禁行标志的那儿。”

我于是对司机说：“麻烦您停到那里，有禁行标志的那儿。”

“我刚才听到了。”司机回答道。

这是一幢还挺新的大楼，比塔楼矮一点。我本来还预想会看到街上停着警车，好多警车，甚至有穿着睡衣的人走来走去，结果大楼门口空无一人。

“你家几楼啊？”

“五楼。”

我心里又开始犯嘀咕：我要不要就把他留在这儿，然后走人呢？要不，我让他自己上去？这也没我什么事了。我也一点不想见他家长，那样还要耽误时间给他们讲发生了什么。我觉得这个玩笑已经够扯的了，我想回家了。我感觉做了一件既不愿做又超出了我能力范围的事，非常累。我隐约感觉像是自己走进了什么圈套。我尽量不看那小孩儿，小朋友真让我受不了。我拽着他的胳膊，电梯门开了。“走。”我对他说。

他进来后，我就按了下五楼，一直我拿着球，我的心怦怦地跳得很快。

终于到了。小家伙径直向门跑去，踮起脚，按了门铃。

一位女士给我们开了门。她四十岁上下，穿着一件紫色底白碎花的居家服，头发卷卷的，长得还不错。她抱了抱小男孩，并没表现出什么特别的激动或欣喜。

就只说了句：“你应该饿了吧。”

她似乎没注意到我的存在，就返身进了房间，不见踪影了，小男孩也跟着她进去了，门敞开着。

我就站在那儿，能看到客厅的一角，一个旧手提箱，白地毯，我就这么等了一会儿，还没人理我，于是我探着身子向屋内喊：“女士，麻烦您出来一下好吗？”

她过来了。

“是这样子的，我要走了，我觉得您至少得跟我说声谢谢吧。”

她看样子像是觉得我很好笑。

“为什么要对你说谢谢呢？”

“我必须要把明白，我并没有义务要把您的小孩送回来！我还

有别的事情要做，知道吗？”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还有，我并没有准许您对我以‘你’相称，算了，再见。”

我拉上门，按了电梯，听到身后门又打开了。

“听着，能不能请你别闹了。”她很无奈地说。

我转过身，“这位女士，能麻烦您说清楚我闹什么了吗？”

“你小声点儿，邻居们要听到了。”

“这又不关我的事，我跟您说过了，不要对我以‘你’相称，讲得还不够明白吗？”

“让，你有完没完？”

她小心翼翼地走向我。

“你怎么会知道我叫什么？”

这时，她已经站在我身边了。我们面对面打量对方，我几乎可以确定，没见过这个人。

“当然了，让。”

我想她有可能是我妈妈的朋友，我小时候见过？另一个念头闪过：她该不会是经常这样故意把小孩扔到树林里，然后假装认识送小孩回来的男人吧。如果是的话，她又怎么猜出我名字的呢？

“我们进屋谈好不好？”这女人邀请我进屋，我进去会有什么危险吗？她应该不会不让我走，我比她高一头多。我也很想知道她是怎么猜出我的名字的。

于是，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她家的客厅。一个书架占了半面墙。书架旁边是沙发，或者说，是盖上了橙色沙发套的小床。

“你坐啊。”她怯生生地对我说。

我抑制住内心的不快，尽可能镇定地对她说：“为什么您总是对我以‘你’相称呢？”

我这时才发觉，她居家服里头好像什么也没穿。

“我想我对你讲话就没用过‘您’这个字。甚至连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都没有用！”

“您确定我们以前见过面？”

她突然笑了起来，就像刚才在公园那个小孩一样，笑得前仰后合，直不起腰。她绝对是个疯子，她的小孩也是。她坐到小床上，用手背擦了擦笑出来的眼泪。

“当然喽，我确定，百分之二百确定！”

此时，小男孩也过来了，“妈妈，我吃饱了。”

我看到他下巴上还有番茄汁。

“快先去擦擦嘴，然后自己换上睡衣。”

“好的，妈妈。”

小男孩又走开了。他连看我一眼都没看。

“您疯了，绝对是疯了。”

“你可以对我用‘你’吧，毕竟结婚十五年了，我觉得应该可以不用敬称了。”

我们的对话似乎让她乐在其中。我也不禁挤出了个微笑：“哦，我们结婚十五年啦。够长的嘛。”

“确实够长啊。”

“整体上来说，我们相处得还好吗？”

“还行吧，倒是从来没上演过什么暴力戏码，如果你问的是这个。你过你的，我过我的，我们几乎没什么交集。”

我肚子开始有点饿。小男孩刚才吃的是什么呢？饺子？这女人一直假装是我老婆，也应该问我要不要吃嘛。

“那你对我这个‘丈夫’哪里不满意呢？”

“你不太爱参与家庭生活吧。每次让你照顾会儿帕特里克，不出五分钟，你就烦了。你总是因为一些小事大骂他：忘记关水龙头，把玩具乱扔在过道里，或者是穿衣服穿得不够快。你总是希望没人烦你，我们三个人几乎从来不在一起吃饭。”

“我们就一个孩子吧，希望是？”

“对。”

她点了一支烟，又俯身把火柴扔到白色地毯上的烟灰缸里，神情似乎有点惆怅。

我打破这种有些莫名悲伤的沉默：“如果我会结婚，搞不好我会很像您描述的那个人。但目前，我还没这个打算。我不想要小孩，不想为赚奶粉钱奔命，不想成为任何人的奴隶。我还不着急变老。我现在这样挺好，您懂吗？”

“可怜的让。”

我没有必要问她怎么知道我叫什么的，她肯定会说因为我们是夫妻，这太正常不过了。她应该是随便选了个名字，而且刚好让她猜中了。我的名字太常见了。有可能她的丈夫，那小孩的父亲也刚好叫让。我的目光偶然落在书架上的一张照片，照片里是一个四十来岁、差不多有四十五了的男人，秃顶，没胡子，也没戴眼镜。他应该就是这女人的老公吧。这种长相的人大街上太多了。我有一天会不会也长成他这样呢？非常有可能。我最近就已经开始掉头发了。

天啊，这个奇怪的女人现在是在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吗？我不敢告诉她，就算我打算结婚，也要娶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，不会找一个四十岁的女人。

我起身准备离开，“这场闹剧演得也差不多了，我要回家了。”

我现在已经不想回家复习功课了，好累。

“你家是哪里呢？”

“我住在意大利广场旁边，在一个小……总之，离学校不远。”

她坐在那张沙发床上，静静地看着我，像要把我看透一样。

“那条街叫什么呢？”她突然问。

她为什么要问我这个。我感觉自己的脸开始涨红，像是在考试一样。

“您为什么这么问呢？”

“就是问一下，你不记得了吗？”

我当然知道自己住在哪条街，街角有个教堂，还有个叫“在云端”的小咖啡馆，还有，还有一间汽车修理厂……可是，路边有树吗？突然，街的名字在我脑中闪过：

“是索尔菲雷诺大街！”我兴奋地喊道。

“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就住在那儿……墙纸是小碎花的……床简直不能再小。”

“没错，我还住在那儿，女士，这是我的钥匙。”

“这是这儿的钥匙。”她平静地说。

“卫生间在哪里？”

“可怜的让……”

“卫生间在哪里？”我几乎是咆哮地喊出来。